

精英 / 大众，
多元文化
话语的
动态分析。

多元文化素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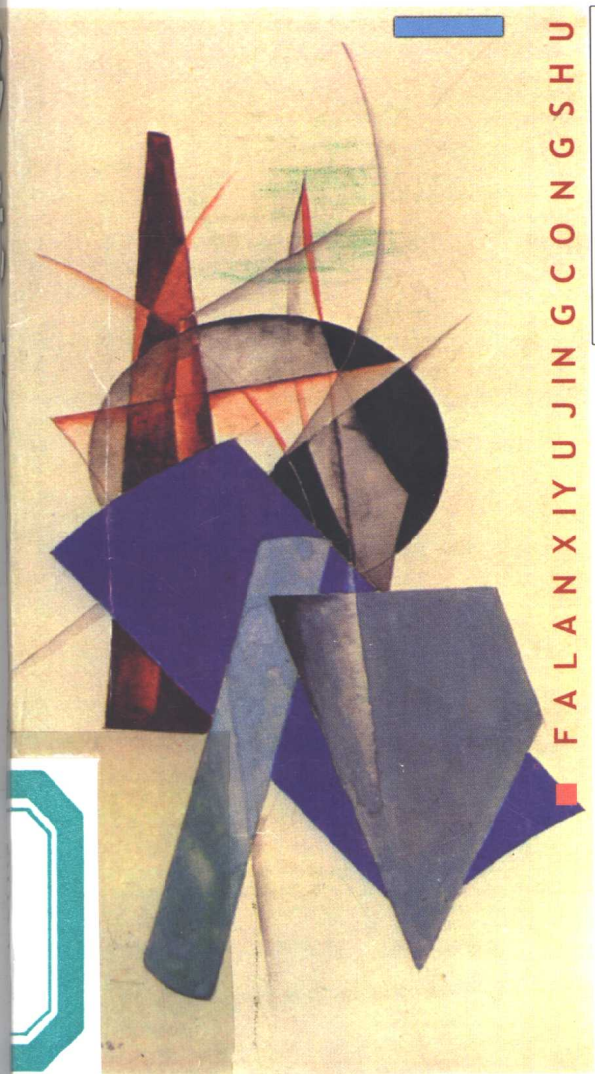
天津人民出版社

· 大众文化研究与文化制度话语

米歇尔·德·塞尔托 著
李树芬 译
张智庭 审校

法·西·语·境·丛·书

FALANXIYUYUJINGCONGSHU



多元文化素养

大众文化研究与文化制度话语

[法]米歇尔·德·塞尔托 著

李树芬 译 张智庭 审定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多元文化素养 / (法) 塞尔托著; 李树芬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8

(法兰西语境丛书)

ISBN 7-201-03877-X

I. 多... II. ①塞... ②李... III. 文化-研究-西
方国家 IV. G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0178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赵明东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 300020)

邮购部电话: 27314360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bs@public.tpt.tj.cn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850×1092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字数: 178 千字 印数: 1-5,000

定价: 15.00 元

La Culture au pluriel

Michel de Certeau

© EDITIONS DU SEUIL, 1993

La première édition de cet ouvrage a paru à l'Union Générale
d'Editions en 1974

Cet ouvrage est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本书出版承蒙法国外交部予以资助,特此致谢!

《法兰西语境丛书》序

这是一套介绍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译文丛书。

我们用一个语言学上的术语来定名这一套丛书，乍看起来有点怪。但若将“语境”一语的意义给予扩大，也就没有什么不可，而且似乎是很贴切的了。因为，它能够包容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方面面的。

法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这种文明曾经对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产生过重大作用。今天，法国仍以其在经济和科学技术等方面占据世界第四位的实力，继续对人类文明发挥着巨大的影响。法国的社会发展成就，法国在与之相应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丰硕成果，均为世人所瞩目。我们这套丛书就是想通过翻译相关著述为我国研究人员和读者提供第一手的参考资料，进而开展好我们自己的研究工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正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认为，在世界经济趋向一体化和我国正在努力于各个领域赶上发达国家水平的今天，这是

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当前,我们想在兼顾历史和多种领域的同时,重点地介绍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学:法国是社会学的发祥地,自孔德(1798 - 1857)创立这一学科以来,法国许多社会学研究者继续在这一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杜尔凯姆(1858 - 1917)、莫斯(1872 - 1950)、阿隆(1905 - 1983)等享誉世界的名家都代表了这一学科的不同时代。我们中国学者,对他们并非都了解,而在他们之后与我们处于“共时”的一些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尤其成为我们这套丛书关注的对象。

二、符号学:自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经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1857 - 1913)和美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皮尔士(1839 - 1914)同时奠定以来,符号学在法国中经结构主义思潮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基础理论构架已得到初步确定。今天,符号学知识已经融入范围广阔的文化研究。我们将侧重于介绍这种应用性探索,以此有别于笔者另外主编的偏向于理论介绍的“符号学译丛”。

三、精神分析学:精神分析学早在其创立过程中,就有法国学者的参与和影响(例如沙科)。法国学者在弗洛伊德之后也对这一学科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著名的结构精神分析学家拉康,就被公认对于发展和“评述”弗洛伊德成就斐然。精神分析学已经成为法国人文社会科学中重要的一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和这一学科深奥艰涩的程度,我国对其介绍特别是对于这一学科现今的发展介绍较少,这是我们今后要尽力弥补的。

我们力图今后在选题方面突出“同步性”，即将大部分选题铆钉在 21 世纪的出版物，进一步说，就是将法国的出版物于其在法国出版后不久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在我国翻译出版。要做到这样，对于选题的恰当性和翻译的水平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将竭力做好各个方面的工作，同时希望各行专家和广大读者对我们的努力予以支持和理解，对此，我们将感激不尽。我们将把专家和读者们的厚爱变成我们办好这套丛书的动力。

借此机会，我们感谢各位译者的努力，感谢天津人民出版社承接这套丛书的出版，同时也感谢法国外交部对于出版这套丛书的支持。

张智庭

2001 年 10 月

南开大学

序

打开可能之门

米歇尔·德·塞尔托作为研究16—18世纪欧洲近代早期历史的第一个历史学家，他对宗教领域和神秘人物的经验进行了专门研究，因为，在基督教传统以敌对教派身份被破坏的这些动荡时期，那些最有洞察力的人们看到上帝的征象也越发糊涂，从而不大去在神秘的内心深处探求变得难以把握的上帝存在的可靠性¹。在这种摆脱束缚的过程中，塞尔托以尊重的态度和惊人的细心研究了模糊不清的变迁历程。这不是为了评判这些或那些人，更不是为了确定真实的和正确的范畴，而是为了从过去中获悉一个社会群体是如何经历其信仰的没落而达到利用外加条件来给自己创造自由，并给自己开辟出一块活动空间的。

这种阅读文化和社会历史的方法，是塞尔托早在各学科与方法论的交织研究中就形成的，他把哲学概念和

思考方法、语言学和精神分析与历史学、人类学联系起来。他并非是因为寻找实用的折中主义或者一种调和性的诸说混合论,而是因为想在大量的历史构成要素中,在历史冲突的矛盾中重新捕捉每一历史时刻,还因为他对记载昔日社会历史时所出现的年代错误、对如今勾勒我们的知识轮廓的方法产生怀疑。由于出版《历史的写作》(1975年)这本对历史认识论的严格的新思考一书,他广泛地被历史界所认识。此前,历史界已经注意到了他关于《卢丹的历史遗产》(1970年)一书。在这两部著述中,他也指出了历史学家总是根据社会现状、根据他与主导他的政治权力的关系、根据某一社会群体必须找到其答案但又为了躲避和驱走现时危险而不得已将其转移到过去的那些问题来进行历史的写作的情况。

历史被这样理解后,我们就不会对塞尔托将其最初的研究工作的着眼点放在观察和澄清我们这个社会的现实与困惑上而感到惊讶了。1968年5月,迫于当时形势的压力,他开始涉足这第二个研究领域。当时,他是《研究》杂志的编辑。这是一本由耶稣会发行的普及文化月刊,他是此会会员。他对当时所发生的“事件”(当年人们的说法)以系列即时文章形式进行了追踪报道和评论,转年秋天,又将那些文章整理成册出版,书名为《发言》(1968年)。此书极具个性的文笔和很强的洞察力不久便见于对他的传奇性传闻²之中。这些声誉很高的文章使得各种调研、决策和咨询机构纷纷邀请他合作。他因

此接触到了社会劳动人民、文化馆馆长、教师或大学生的非正式联谊会，同时也接触到一些在计划委员会或各部委担任预测法国社会发展工作的高级官员。

这种种接触、工作和经历给予他同样多的机会来深化自己的思考，摆脱仓促、含糊其词的泛泛之谈，摆脱长期作为文化行为正式理论的陈旧构思。塞尔托力求看得更深、更远，他希望了解一个社会是从何处汲取智慧和幻想的养料，他经常说，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或政治行动（即使它是有创意的和以真实为基础的）可以产生于思想的匮乏，或从对于别人的蔑视中得到滋生。他怀疑那种非常普遍的看法，即把文化和社会活动看成一场将学者及富豪丢落在餐桌下面的面包屑带给人民群众的及时雨。他坚信，创造能力与创造性都不为专业人员所专有；他还坚信，从默默无闻的实践者到著名艺术家，这千万张无形网络使大量信息流向两个方向，并确保了信息的交流，如果没有信息交流，社会就会窒息、灭亡。

所有这些方方面面的接触同时带给塞尔托的思考，他都写在了1968年至1973年发表的连载文章中，后被收集在本书的第一版中（1974年）。全书内容涉及的都是社会生活及社会生活中的文化点缀。可是，塞尔托想在“文化”这个朦胧的字眼下表明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书的中部。我们来看他对这个问题所做的认真回答：“人们要想真正有文化，只做社会实践者是不够的；对实践者来说，还必须使这些社会实践具有意义”（第六

章);因为文化“不在于接受,而在于付诸行动,每个人通过行动来证明别人供他生活的东西和供他思考的事情”(同上)。因此,人们不再在需要传播的学者文化与需要站在略高一点的角度来评论的民间文化之间进行武断地划分了,就像人们不断重复某些“孩子话”但又不很重视这些话一样。可是,人们也与文化资产交易保持着同等距离,因为这种交易会置“善良的人民”于那些现有产品的被动消费之中。

按照塞尔托的观点,任何文化都会带来某种活动、某种适应方式、某种思考、某种个人的转变、某种社会群体的内部交流。正是这种“文化化”类型(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赋予各个时期其本来面目,因为,“在一个社会与其科学模式之间,在一种历史背景和与之相适应的知识载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这种关系构成某种文化体系”(第八章)。这样看来,文化既不是需要保护其免遭时间损害的宝物,也不是“需要捍卫的价值总和”,简单地说,文化的特定内涵是,“一种在整个社会生活大舞台上进行的工作”(第九章)。与那些颂扬“文明的文化”的人们所说的相比,如果就遗产而言,这种工作要少得多;如果就现代社会活动而言,它又多得多。这样的一些定论来自于一位研究16、17世纪及巴洛克时期的历史、熟悉文艺复兴时期说服艺术的微妙之处、又为人们所熟悉的史学家,这种情况只能给人们带来刺激或者被作为不当之言搁置起来,而其他不当之言皆是1968年5月^①带来的不

良后果。人们没有放弃那些东西。

塞尔托对此没太考虑，而是完全致力于竭力摆脱人们对“单元文化”的一致赞赏，他着重指出，这种文化表现的总是“一个社会阶层的特性”（第十章）。由此，他产生了这样的愿望，即很想看到：这种“强加某种权力法则”的单元文化被另一种“多元文化”观念所代替，而这种“多元文化”正在不断呼唤人们为之战斗（结论）。

观察现实的方式的转变起因于这样一种情况：有一种削弱政权代表作用的危机存在，以前有影响的号令现在“变得不可思议，因为那些话打不开紧闭的大门，改变不了现实”（第九章）。对此，第一章解释说，任何代表作用都与某种信念有着紧密的联系，并表明某种信念，这种信念也能稳固权力机构的合理性，因为，哪里表现出对代表作用不再信任，哪里政权存在的基础便已坍塌，不久便被抛弃，威信扫地，毁于自身。如果说第三章也藐视源于“民间文化”的观念，那么，这正是在指出这种观念是如何成为一种具有政治作用的深思熟虑的文化结构的结果的，因为，在19世纪，由于人们致力于加速民间文化的消亡，因此，就更加颂扬其朴实和清新；这一章令人伤感，其结尾很直白地写道：“为了有话说，大概总要有个死者。”在主祭的悼词中，没有任何东西能胜过“死者之美”。

第五章较为乐观。这一章要求大学成为“一个创造大众文化的实验室，让思维方法适应某些问题的解决和适应某些需要”，但他看到，大学愿意埋头于更熟悉的工

作,在这种工作中,“它把自己变成用某种‘学科’抵挡某些压力的过滤器”。为了成为别的什么,大学应该满足一个先期条件,即用绝大多数人能懂的语言创造这种文化,这在某个社会阶层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在那里,简化正字法的念头刚一产生,就会引起一股来自各方的反对浪潮——“正字法代表着过去的一种正统性”(第六章),它总能迅速引起斗争,引起捍卫“法兰西语言瑰宝的斗争”³。

第一版出版近二十年后重读此书,我们看到,他所研究的主题现在依然是我们关心的焦点,尽管我们探讨这些主题的方法有点变化。总的看来,他所分析的内容真正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其思想依然十分活跃,笔锋依然尖锐。有时候,这里或那里,会突然冒出个我们已经陌生的词。书面语言也有时尚效果问题,在某些思想背景中,根据某种文字材料,有些词在一个时期内理所当然必须使用。因此,书中几次提到了“压制”一词(1968年5月的“演员们”很熟悉的一个词),如,“学者文化的社会作用——首先是压制作用”在第三章进行了讨论,在较靠后的第八章中,这个词再次出现,根据埃贝尔·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②从弗洛伊德(Freud)^③那里借用来的说法,这是塞尔托提醒人们注意并加以评论的一种前后因袭关系。

除了频繁使用如今已被人忘却的这种表达方式,除了援引过去为人所知的某些社会经历,如利浦厂(Lip)事

件⁴，此书的写作日期还通过提到使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结构的两个因素得到承认，但其作用却已大大改变，首先是关于“工作”方方面面的事情，即城市工作的社会地位(第二章)或1968年5月革命的参加者希望取消“脱离社会的大学生或教师阶层”，以便取消“社会工作的划分”(第五章)。显然，塞尔托当时是在一个就业充分的社会范围内写作的，在这样的社会中，由于人人都有工作做，所以，揭露工作中的异化现象就更加坚定不移了。

同样，塞尔托在分析学校状况(第六章)或少数民族及其地方文化(第七章)状况时，他反复提到了工会的决定性作用。那个时期确实如此：社会就业充分，少数工会联盟工作配合得很好，几乎能平等地同政治权力机构进行谈判。但由于经济衰退和工会组织可信性的丧失，那种情况已成为历史。这种代表性危机后来也触及到了工会活动，这是塞尔托当时在谈及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的情况时就预料到的。

与上述情况不同的是，当塞尔托讨论暴力(第四章)时，他引证的是第三世界、革命斗争、独立战争等情况，举了越南、智利的例子。今天，我们想到的是“种族”暴力或者是党派斗争，是恐怖活动猖獗的前南斯拉夫，是索马里，是对阿尔及利亚知识分子的暗杀，是巴勒斯坦人民无止境的灾难。在这章中，塞尔托谈暴力时使用了黑格尔^④的词语，黑格尔的词语是对后来在社会冲突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适宜性的东西的第一种表达方式；如今，

黑格尔的说法可能越发会被那些“被社会排挤的人们”的心绪混乱及失望问题所取代。

在不否认时代的这些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却可以感受到一种古怪的轻松,同时伴随着“一种毫不畏惧、不知疲倦、没有傲气的智慧”⁵,伴随着一种贯穿社会结构的精神,这种精神带着对无数平民极大的好奇心和一种隐蔽的温存。此书各部分结构看似各自独立,实质上却是一篇连贯的政治性文章,是提倡自由的一篇教材,“政治不能保证幸福,或者说不能提供万事的意义。它要么创造可能条件,要么拒绝可能条件。它要么禁止做什么事,要么允许做什么事,即它能使事情成为可能或使事情没有希望”(第九章)。这正是激励了米歇尔·德·塞尔托及其一生的希望:打开可能之门,精心设置一块活动空间,希望自由能在那里突然出现。历史告诉我们,最难调动的力量是万事开头时的动力。我认为,如今,这些清晰、敏锐的分析依然把这种万事开头时的动力带给我们,即这首次冲动的启动⁶。

这次再版,我选择的是作者精心校阅过的第二版(Christian Bourgois,克里斯蒂安·布尔古瓦出版社,1980年版)。我只在使用作者前两版的前言时,对内容作了少许改动,删掉了第一版前言中没必要再用的几行字。同时,也对1980年再版时作者漏校的几处排版错误进行了更正。另外,对书中我认为有必要之处,都用方括号形式加了注释,以助现在的读者理解。出于同一目的,我对原作

页脚几处“附注”内容作了补充,并增加了几处脚注,凡增加之处皆用本人姓氏首字母注明,以避免混淆。在书后,我增编了书中所列举作者的索引。

除前言与结论外,此书文章最初是以独立文章形式发表。1974年集中成书时,作者作了修改,有的还进行了大改动。

注释:

1. 在吕斯·贾尔(Luce Giard)的作品中,大家会看到作者的全部著作目录及对其著作的全部研究论文。《神秘之旅》(*Le Voyage mystique*)、《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巴黎,Cerf et RSR出版社,1988年版。也可以查阅:吕斯·贾尔的《米歇尔·德·塞尔托》,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时代手册》(*Cahiers pour un temps*),1987年版;有关作者的资料汇集在《讨论》(*Le Débat*)刊物上,第49期,1988年3-4月;吕斯·贾尔、埃尔韦·马丹(Hervé Martin)和雅克·雷韦尔(Jacques Revel)合著,《历史、神秘学及政治》(*Histoire, Mystique et Politique*)。《米歇尔·德·塞尔托》,格勒诺布尔,Jérôme Millon出版社,1991年版;克洛德·热弗雷的《米歇尔·德·塞尔托或基督教差异》(*Michel de Certeau ou la différence chrétienne*),巴黎,Cerf, Cogitatio fidei出版社,1991年版;吕斯·贾尔,“米歇尔·德·塞尔托”,《世界哲学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philosophique universelle*)第三卷。《哲学著作》(*Les oeuvres philosophiques*),J.-F 马太伊(J.-F Mattéi),巴黎,PUF出版社,2,1992年,第3112—3113页。

2. 在原书基础上增补了其他政治性文章后,于1994年2月再版。

3.关于这个主题,参看他(与多米尼克·朱利雅和雅克·雷韦尔合写)的书,《语言政策》(*Une politique de la langue*),《法国大革命与方言:格雷瓜尔的社会调查》(*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es patois: l'enquête de Grégoire*),巴黎,Gallimard 出版社,1975 年版。

4.关于利浦厂事件,从 1973 年至 1976 年有过一种惊人的反响,参见布丽吉特·加谬-拉扎罗(Brigitte Camus - Lazaro)的文章,“利浦厂:乌托邦的步骤”(《Lip:les marches de l'utopie》),《世界报》(*Le Monde*),1993 年 6 月 13-14 日;克洛德·诺伊施万德(Claude Neuschwander)和加斯东·博尔戴(Gaston bordet)合写的《20 年之后的利浦厂》(*Lip, vingt ans après*),巴黎,Syros 出版社,1993 年。

5.马克·奥热(Marc Augé),“在场,不在场”(《Présence, absence》),见于 L.Giard 出版社出版的《米歇尔·德·塞尔托》,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1987 年,第 84 页。

6.我们可以把塞尔托关于文化主题的三本书视为系列丛书,《发言》(*La Prise de Parole*)(1968 年)、《多元文化教养》(*La culture au pluriel*)(1974 年)、《日常生活的遐想》(*L'Invention du quotidien*)(1980 年,1990 年再版)。我们看到这部著作在编年表中的位置居中,就好像是为了说明构筑最为成功的书的那些概念才这样做一样,1980 年这本书在法国内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常生活的遐想》的主要观念就像是“战略观念”和“战术观念”,或者像“操作”观念,或者更像是一种叙述语言学,所有这些特点都已经在这个集子里做了描述。这本《多元文化教养》可以合法地作为塞尔托政治人类学的引言,完全像《差异中的陌生人或在差异中实现结合》(*L'Etranger ou l'union dans la différence*)(1969 年版,1991 年再版)那本书可以把神秘性及内心生活引入其故事中一样。

①1968 年 5 月:法国青年知识界发起的一场自由化运